

外语外贸高教研究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on Foreign Studies

对外汉语教学论文专辑

1996. 8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主办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外语外贸高教研究

目 录

小序：可喜的收获	黄建华 (1)
----------------	---------

【对比研究】

隐喻理论与汉外语言文化对比研究	晏懋思 (3)
现代汉语类比形式刍议	易 林 (18)
汉语词类重叠与日语叠音词的对比	王凤兰 (23)

【文化与教学】

对外汉语汉字教学文化因素的注入	李秀坤 (30)
粤方言词汇文化因素探索札记	吴 柳 (34)
对外汉语汉字教学初探	王收奇 (49)
《说文》帮我备好对外汉语课	李秀坤 (54)

【常见错误分析】

日本留学生学习汉语常易出现的错误分析	王凤兰 (58)
法语国家学生常犯的汉语语法错误	朱匡侯 (66)
日本留学生学粤方言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程淑懿 (74)

【教学研究】

浅论语言教学的几个要素	脱秉事 (79)
修饰语“不”的句法功能	易 林 (91)
零起点短期班口语教学的一种尝试	陈晓桦 (100)
试谈初级汉语阶段的泛读课	朱匡侯 (107)
成人学习作为第二语言的汉语的认知特点及主要方法	陈晓桦 (113)

【语言测试】

等级及等级标准献疑	晏懋思 (1250)
HSK 考试与对外汉语教学对策	王收奇 (131)

【教育管理】

在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	黎 燕 (140)
短期留学生班教学及思想教育工作的体会	黄金枝 (145)
解放思想 开拓竞争 稳步前进	黎 燕 (151)
后记	编 者 (157)

小序：可喜的收获

黄 建 华

操汉语的中国人，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教目不识丁的外国学生学习汉语，有什么难处呢？门外汉持此看法的，不在少数。不过，真的让这些局外人教起来，效果却往往不佳。为什么呢？因为其中有着深奥的学问的缘故。

只要不是哑巴，每个人都具备说话的本领，但要做播音员，却不是人人皆能的事，因为缺乏专门训练之故。我国许多人都会骑自行车，但中国却并未成为产生优秀自行车运动员的大国。究其原因，还是缺少严格的科学训练。我想，对外汉语教学，其理亦同。可以说，几乎人人能教，但教得卓有成效的却不多。关键就在于是否在专门化方面下足了功夫。

我校对外汉语部的老师们，其中有的就毕业于这个新兴专业，具有良好的业务训练基础，毕业后积极投身于教学实践，钻研探索，自然不断结出丰硕的果实。有的是中国语言文学科班出身，由教中国学生转至教外国学生，经历了从陌生到熟识的过程，开始摸索出有效的教学途径，更进而归纳总结，使感性的经验上升为理性认识，于是也取得可喜的收获。有的原是外语教师，将自己学外语或教外

语的经验转至教外国学生，自觉走完了探索与适应的过程，再进一步考察以某种语言为母语的留学生的学习难点，条分缕析，也取得了良好成果。教研相长，从本集子的各篇文章中可见一斑。

这里面有广义的汉外语言文化比较（如：《隐喻理论与汉外语言文化对比研究》），这是对比分析的理论探索；也有教学经验的归纳总结（如：《法语国家学生常犯的汉语语法错误》），这是实践积累的果实；还有方言教学的探讨（如：《日本留学生学粤方言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这是广东汉语教学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此外，还有关于办学方向、发展目标以及管理工作的思考（如：《解放思想 开拓竞争 稳步前进》），这是着眼于全局的宏观指导意见。各篇主题不一、无法用一两句话加以恰当概括，但全部篇章都集中到一点上：那就是如何把对外汉语教育办好。从本集子的一些篇章我们不难看出，这种貌似简单的教学其实并不容易；我们从中也可以窥见教师们耕耘之辛劳。

我有幸参加过几次对外汉语教学的研讨会，读过多篇我校教师提交给会议的文章，觉得其质量一次比一次明显提高。这次趁文章结集成册的机会，很乐意应约写上几句门外汉的话，聊作序言。

1996年7月，于广州

晏 懋 思

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

——《中庸》第三章

What good is a baby?

——Thomas A. Edison

门窗洞开，难保屋子里的老弱不伤风着凉；门窗牢闭，又防屋子里人多，会闷气窒息；门窗半开半掩，只怕在效果上反而像男女搞对象的半推半就。

——钱钟书《走向世界·序》

壹

人类生活在隐喻的海洋里，却很少有人感觉到隐喻的存在。只有当文学作品中使用的隐喻在理解上有困难，需要加以解说时，人们才意识到隐喻的存在。所以千百年来，人们只是把隐喻作为一种修辞方法来研究。这就是人们熟知的、狭义的隐喻概念。最近数十年，当人们更深入仔细观察和研究语言时，才发现隐喻的现象俯拾即是，人们终于认识到隐喻是语言的基本性质之一。Indurkha在《隐喻与认知》一书中认为，所有的知识都是隐喻，隐喻在认知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概念的形成就是一种隐喻活动。本文讨论中所用的“隐喻”一词，就是这种近年来认知理论和传播学理论所

提出的、广义的隐喻概念。在人工智能领域，这种广义的隐喻概念也被广泛地运用。有人认为，电脑就是人脑隐喻的物化（即电脑可以象人脑那样工作）。也有人认为，现在人们研究人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是用电脑隐喻人脑（即认为人脑是象电脑那样处理信息的）。对于语言来说，隐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这一部分里，我们以人类个体时间概念的形成过程和人类时间概念形成过程在语言中的证据为例，对这个问题作一些说明。

圣·奥古斯汀（Saint Augustine 354--430）在他的《自白》一书中谈到了他对时间的迷茫：“什么是时间？没有人问我的时候我很明白，可是有人要我给他解释的时候，我却不知何为时间。

奥古斯汀的迷茫决非空穴来风，无因而至。

皮亚杰认为，人类的认知有四种基本的概念：空间、客体、时间和因果^①。儿童的认知以自身的活动开始，最先发展的是客体和空间的概念，时间和因果的概念则是在观察客体运动的基础上通过抽象而形成的。

为什么时间概念的发展晚于客体和空间概念呢？从个体认知发展的情况看，婴儿刚出生时，不能区分自身与周围的世界，他以自身的活动开始对世界的认识。当他抓到某件东西时，就紧紧地握着不放，他把这件东西当作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以后他偶然放开这件东西，他发现这个东西是可以跟自己的身体分离的，于是开始形成对客体的认识；由于他的感官所及总是受到某种空间的限制，在区分客体与自身的同时，他可以从客体与自身的关系以及不同客体之间的关系中，形成对空间的认识。在个体认知发展的初期，通过个体的活动和个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形成客体和空间的概念。时间概念的形成则需要达到更高层次的认知水平。这是因为，第一，仅靠个体的活动不可能形成时间概念；第二，对时间的理解需要以对空间和客体的理解为基础；第三，时间的概念比空间和客体的概念更加抽象。现代物理学也已经证明，时间是物质在空间运动的形式，人们是以物体在空间的运动来度量时间的。在个

体认知发展的过程中，要理解时间的概念，就必须理解客体、客体的运动和客体运动所产生的变化及其间的因果关系，对这种关系作出抽象。因此，空间、客体和客体在空间的运动是时间概念形成的基础。

空间、客体和客体在空间的运动既是理解时间的基础，又是表达时间概念的基础。人类语言中的时间表达形式表明了这一点。在已知的许多语言中，表达时间的词语源自表达空间、客体和运动的词语。在有时间语法范畴的语言中，时间的表达形式成为动词词干的附着成分。根据这些现象，我们可以对原始语言的状态作一些推测，比如可以说那时的语言是没有时间范畴的，因为不能设想一种只有时间附加成分而没有词干的语言，相反的情况不但合情合理，而且实际上存在着。不过这项研究并不是本文的任务。

要表达时间概念，个体还必须具备认知关联和隐喻的能力。人的语言能力，归根到底，可以视为隐喻的能力。

时间概念的发展以客体和空间概念的形成为基础这一结论可以在语言中可以找到大量的证据来支持。换句话说，人类的语言中的时间表达方式也是如此发展而来的。人类语言中多数时间表达方式都跟客体、空间及活动有关这一事实，忠实地记录着人类时间概念发展的历史和人类运用隐喻表达时间的事实。在下一节里，我们以汉语和英语中一部分时间表达方式为例对此作一些说明。

貳

一、从历时的、词源学的角度看时间表达法中隐喻的运用

(一) 以客体隐喻时间的例子

日、天 day

在汉语中，“天”和“日”都是表示客体的名词，也是表示时间单位的名词。汉民族的祖先了解到昼夜更替是“日”在“天”

上走了一遭，所以借用这两个词来表示时间单位。英语中的 Day（天）这个字在原始印欧语中的形式是 -dhegwh，意思是“热”、“燃烧”、“日光”、“光亮”（a light like that of day），表示的是一种客体，用来表达时间，意思是“一个白天”、“一天”。“光亮”、“日光”、“热”等概念跟“白天”在认知上有密切的联系。两种语言都是用隐喻的方式来表达同一个时间单位。不过所联系的事物有差别。

月 month

汉语中的“月”可以表示“月亮”这个客体，也可以表示“一个月”的时间单位。Month 在古英语、古弗里斯语、古撒克逊语中的形式都是 monath，在中部荷兰语里的形式是 manet，这些形式又都源于原始德语 manoth-，而 manoth 的产生又跟 moon（月亮）相关。所以实际上汉语的“月”和英语的 month 有着相同的隐喻发展路线。一个月的时间是客体“月”的一次盈亏。这一概念的发展反映了汉民族的祖先和英语民族的祖先对客体、客体的运动及其因果关系的共同的理解。

点钟 o'clock

当人类只是进行采集食物、畜牧等较简单的活动时，是不需要时间进行精确的度量的，因此“点钟”概念的出现，是在时钟这一计时客体的发明之后。汉语和英语在表达这个时间概念时，都借用了“钟”（clock）这一客体作为隐喻的始源。

早晨 Morning

伍铁平先生研究过许多语言的中“明天”、“昨天”这两个词的来源。他指出，在许多语言中，“明天”源自表示“早上”的词，“昨天”则源自表示“晚上”的词。这既证明了人类在时间表达方面有共同的方式——隐喻，同时也证明了人类的隐喻——或者说认知——遵循着共同或相似的路线。进一步，人们会问，“明天”源自“早上”，那么，“早上”又源自什么呢？

《说文解字》：“早，晨也，从日在甲上”，“晨，房星，

为民田时者，从晶，辰声”，是以在某一位置的客体表达时间。

Morning 是从 morn 发展而来的。《牛津英语词典》：“Morn：

1. A. the beginning of the day, dawn, sunrise（一日之始，日出），B. the east; ‘the land of dawn’（东方，日出之地）”，这是用表达运动或方位的词表达时间的例证，也是一种隐喻。

(二) 以运动或行为隐喻时间的例子

年 year

《说文》：“年：从禾，皇声，谷熟也。《春秋传》曰：‘大有年’。”段玉裁注：“年者，取一熟也。”“年”既表示自然界的运动与变化，又用来表示时间单位。这是用运动表达时间的例证。英语中的 year，根据《克林氏综合英语词源词典》（Klein's Comprehensive Etim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包括英语在内的许多欧洲语言的 year 这个词的本义可能是 that which goes or passes（逝去的事物）。这是用事物的运动表示时间。《牛津英语词典》给该词的第四项释义则是：As the period of the seasons, and of the growth of crops and vegetation in general; hence poet. connoting the phenomena of growth and decay. 根据《牛津英语词典》的说法，year 的意义与植物的生长荣枯有关。Year 用来表示时间单位，与汉语“年”有近似的发展路线。

过去 past, ago

汉语中的“过去”是以表示运动、行为的动词表达时间（“过”和“去”都是动词）。英语的 Past 来源于动词 pass（过，经过），Pass 又源于拉丁语 passare（意思是“走一步”、“行走”、“经过”），Passare 源于名词 pace（步）。其发展是从客体到运动再到时间这样一个过程：

步→走一步→行走→经过→过去

这个过程是对隐喻的合乎逻辑的运用。Ago 中的 a- 是表示强调的前缀，go 的意思是“去”，合起来表示“过去”，是

用运动的概念表示时间概念，也是对隐喻的运用。

春天 spring

《说文解字》：“春：推也，从日屯，屯亦声”。段玉裁引《尚书》注云：“春，出也，万物之出也”，又云：“日屯者，得时生也，屯字象木之初生”。这是以客体和运动表达时间，英语的 *spring* 一词也很有意思，我们把《巴恩哈特词源词典》（*The Barnhart Dictionary of Etymology*）给出的几个义项引述如下（排列顺序有所改变）：

act of spring or leaping（向上跳跃的动作）

a stream of water flowing from the earth（泉水）

a season of the year after winter（when plants spring up）（春天）

an elastic device that returns to its own shape

（一种受压后能复原的弹性装置）

“万物之出也”，when plants spring up，《说文解字段注》和《巴恩哈特词源词典》对“春天”和 *spring* 所作的解释真是不谋而合！

汉语和英语中表达同一时间概念有共同的方式，也有不同的方式。这里举一个例子：

我马上给他回了信。

I replied his letter immediately.

“马上”似乎是一个天然的时间表达方式，其实这是因为习焉不察的缘故。从构词成分看，“马”和“上”一个表示物体，一个表示方位。从来源上看，用“马上”表示时间的隐喻方式有其合理的发展轨迹。《史记·陆贾传》“高祖骂之曰：‘乃公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这是“马背上”的意思。到了王翰的《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虽然还是“马背上”的意义，但已孕育着“快”（快要出发）的意义。再到《元曲选·陈州粳米》：“爷有的，就马上说了罢”，就完全演变成“紧

接着，很快”的意义了。immediately 由 im-, mediate, 和 -ly 三部分构成，-ly 是副词后缀，跟词义关系不大。im- 是表示否定的前缀，mediate 的意思是 middle (中间)，immediate 的本义就是“没有中间”，是十足的空间表达方式，用来表时间，表示两件事情之间紧接着，没有停顿，这是以空间隐喻时间。用汉语的隐喻方式说，是“马上”、“立刻”的意思。

二、从共时的角度看时间表达法中隐喻的运用

以上我们从历时的、语源的角度比较了汉语和英语中时间词产生和发展的隐喻路线。其实，在共时的层面上，隐喻也无所不在。我们仍以时间的表达为例对此作一些说明。

下一步怎么办？

What's the next step?

“下一步”和“next step”是说的是动作，表达的意义却是时间。

下面我们在时间的位置、方向以及时间量的表达等方面作一些考察。

(一) 时间的位置和方向的表达

位置和方向是空间的概念，时间有没有位置和方向呢？

有人说，有。三点二十分 (at three twenty) 不就是时间上的一个位置吗？三点二十分以前 (before three twenty) 和三点二十分以后 (after three twenty) 不是时间上的方向吗？

其实时间本身是没有位置和方向的。所谓“三点二十分”和 at three twenty 是用时钟的空间位置表示的一个人们约定的空间上的点，人们把这个空间上的点用来表达时间。英语中的空间介词 at 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至于“前”、“以前”和 before，“后”、“以后”和 after，则都是表示空间方向的词语。用来表示时间，即是一种隐喻。

方向、位置表达上的混乱很能说明时间词的隐喻性质。在表达相对的空间关系时，前就是前，后就是后，大概不会有人前后

不分的，除非他在不停地打转。时间概念的方向却不那么确定，在汉语中，“前”既可以表示未来的时间，也可以表示过去的时间，“后”也是如此。例如“以后”表示未来，“以前”表示过去，可是“前天”是过去，“后天”是未来。又如：

我们以后要向前看。

这句话里，“后”和“前”表示的都是未来的时间。英语中也有这类情况，例如：

He never plans for the future in advance.

可以说成：

He never plans ahead. (他从未未雨绸缪。)

用一个 ahead 表示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 for the future (为了以后、未来)，另一层意思是 in advance (事先、事前)，此所谓“同时合训”②。

身势语 (body language) 和口语的矛盾也能说明时间词的隐喻性质。我们做过试验，母语为汉语或日语的人说“前面 (ぜん)”的时候，如果伴有身势的话，通常用手指着前方。而说“以前 (いぜん)”的时候，则通常用手指着后方。我们给母语为英语的人看 before and behind 这两个词，他们说 before 的时候，如果伴有身势的话，通常用手指着前方。而说 a long time before 或 a week before 的时候，则通常用手指着后方，或身体一侧后倾。

(二) 时量的描述及一个特例：短时的表达法

时间的度量必须利用物体的运行才能实现，时量的描述也得借助于物体或运动的隐喻才能完成。比如：

两分钟 三个小时 一百光年

“多”和“少”本来是用以描述具体事物的量，用来描述时间，即是隐喻。

汉语中的“上下”、“左右”都是表示空间概念的词语，用来表示时间，意思是“大约”、“差不多”。例如：

一年左右、二十岁上下

英语的 *about*, *around* 意思是“在附近”，表达的是空间的关系，用于表示时间，借助于时、空的某种象似性，隐喻“大约”、“大概”、“差不多”的意义。例如：

about a month, around a year

再看汉语和英语中表达短时间的一些方式：

汉语：

一瞬间、一眨眼的工夫、昙花一现、一袋烟的光景、过眼烟云

英语：

in the twinkling of an eye, snows of yesterday, smoke in the wind,

April shower, summer cloud, bird of passage.

全是隐喻。这是相同的一面。

然而在这些隐喻中，我们可以窥见隐喻的事物、社会、历史、文化内容的相同与不同。

“一瞬间”、“一眨眼的工夫”和 *in the twinkling of an eye* 隐喻体一模一样，是两种语言中原已有之，碰巧相同，还是一方借用了另一方的表达方式？这里不打算追根寻源，但有必要指出，不管是哪种情况，都必须有认知上的共同基础，否则无法表达同样的意义。*Snow of yesterday, April shower, summer cloud* 等表达方式则需要有地理气候的条件。如 *snow of yesterday* 这样的表达形式不可能出现在生活在热带的民族的语言中。汉语中用“昙花”、“烟”等事物来表达时间则既需要有地理条件，又有历史背景。这两种东西都是舶来品，所以这两个表达方式出现的时间应该在昙花和烟草进入中国以后。*Smoke in the wind*（风中之烟）不可能长呆，*bird of passage*（廊内之鸟）也不能久留。用它们表示短暂的时间，讲汉语的人理解起来没有什么

困难，这是因为他们有与以英语为母语者相同的认知经验。

有人会说，不用那么些花哨的说法，照样可以表达时间的量。例如：

他来这儿的时间很短。

The book took a long time to read.

乍一看，这里并没有运用隐喻。但仔细一想，“长”、“短”、long, short 可都是用来描述空间的距离的概念，用来描述时间，显然是隐喻。

这些时间的表达方式，没有一个不是从别的概念发展而来的。换言之，无不是隐喻的运用。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想想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不用隐喻，我们怎样表达时间？

以上讨论了汉语和英语表达时间时对隐喻的运用。如果再深入下去，就会很自然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时间概念较为抽象，所以要用隐喻的方式来表达，那些表示比较具体的概念的语词，比如以上提到的表示客体、空间、运动等概念的语词本身，是不是也是对隐喻的运用呢？

回答是肯定的。一个人只要他在指称，只要他在进行符号的操作，他就在进行隐喻。爱尔兰国立大学的学者 Reilly 等指出：“隐喻无处不在，表明它是语言运算的前提 (The pervasiveness of metaphor is one manifestation of language's computational antecedents)。”

叁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要进行学习者母语和目的语的对比研究，已经是一个广泛的共识。但是对于研究的目标是什么，怎样进行对比研究等基本问题，则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和做法。有人希望找

出母语和目的语之间形式上的对应规律，有人则认为对比研究的目标是预测学习中某个语言项目的难易。在实践方面，人们大多将研究局限在较小的范围内或孤立的层面上。例如对比两种语言的某些词语、词类、结构形式（如构词法、语序）、语言的某个子系统（如情态动词系统、代词系统）。这些研究大多是重形式的。

作为一种文化载体，不同语言的共同性和差异性既体现在表层的形式上，也体现在它所表现的思维路线、文化心理状态方面。比如我们说人类语言都是有声音的，这是对人类语言的表现形式上的共性的概括；我们说人类语言都是对隐喻的运用，这是对人类语言表征知识方式的共性所作的概括。就对比研究而言，我们可以对不同语言的语音系统进行对比，找出它们的相同与相异；我们也可以进行不同语言的隐喻方式的对比，了解操不同语言的人们怎样理解与表达。吕必松先生说：“影响语言理解和语言使用的文化因素多半是隐含在语言的词汇系统、语法系统和语用系统中的反映一个民族的心理状态、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道德标准和是非标准以及风俗习惯和审美情趣等等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因素。这类文化因素对语言和交际有规约作用，但是本族人往往不容易察觉，只有通过不同民族的语言和交际的对比研究才能揭示出来。”吕先生的话明确地指出了立足语言进行文化对比研究的重要性。对外汉语教学和汉外对比研究的实践也充分表明，用语言学理论对语言形式进行对比研究固然重要，用文化理论对不同语言进行对比研究更为重要，后一方面研究的缺乏已经阻碍了我们教学实践和研究的进步。对比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入，需要有自己的理论，吕必松先生将这种理论称为“比较文化理论”。

要进行语言、文化的比较研究，要建立比较文化理论，就需要考虑这么一个问题：比较文化理论应该建立在什么基础上？

人类语言、文化是建立在人类认知的基础上的。人类能够相互理解，人们能够学会外语，是由于他们有着相同或近似的认知

方式和认知经验。操同一语言的人能够互相交流，是因为他们既有共同的认知方式和经验，又使用共同的认知表征系统——他们的母语。前面关于人类时间概念发展和表达的讨论以及汉语和英语中时间概念表达方式的对比表明，人类语言和文化的共性和人类语言和文化相异之处都可以在人类共同的认知方式的基础上获得理解。而对不同语言和文化中的隐喻方式、隐喻路线的对比研究则是理解异文化的契机。因此，我们认为，比较文化理论应该建立在认知的基础之上，语言文化的隐喻对比研究是比较文化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语言中的相同与不同，都可以在认知的层面上、通过分析人类的隐喻方式与隐喻路线获得合理的解释。隐喻的对比研究可以贯通语言与文化，使两种对比研究都具有更坚实的基础。在研究中，通过对隐喻的分析，可以沟通过去、现在与未来^③。在教学中，通过对隐喻的分析，可以了解隐喻发展的思路，更清楚地理解隐喻所包孕的寓意，沟通语言与文化、语言与心理、语言与思维，沟通语际的思维与文化。

隐喻分析可以拓宽对比研究的路子。隐喻的立足点是理解，是语义，而语义问题是语言研究的核心问题。研究“形”的问题，弄清各种形义关系，归根到底，还是为了解决义的问题。立足语义，分析就可以向各个方向发展，可以将语言对比与文化对比结合起来。形成多层面、多角度的对比。而将语言分别在语音、词汇、语法等孤立的层次上对比，由于这些层次上的共同性缺乏较强的对应规律，它们的相异性又难以获得恰当的解释，因此很难得出有价值的成果。

语言的隐喻对比研究不仅可以在词汇表达形式的层面上进行，在词语的联想与搭配、语句在篇章语境中的运用等等层面上，都可以进行隐喻的对比研究。近年来引入瞩目的会话含义的研究，实际上就是一种隐喻的研究。我们这里举一个词语联想与搭配的隐喻的例子。

“唱”是一个十分常用的动词，跟“唱”最自然的搭配大概是“歌”，在许多语言中都是如此。在汉语中，“歌”是“唱”